



經世環應編序



士君子之語出世吾所不能知也。經世言學用世言才。涉世言器量。則吾知之矣。如是而可以遊於世乎。

可與立。未可與權。大聖人
先言之。竊意才學器量。殆
立之謂。任天下事者。必有
應世之權。而後可以成天
下之事。而不敗。死天下之

事。而不危。此非經世用世
者所敢議。而况涉世者乎。
自漢以來。儒者多不知權。
而習爲權變。機權之說。夫
機。迺權中一事。機非權也。

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變。亦用權。一節權非變也。宋人語權不離經。近是。謂之不離。則經權有二矣。而經權果一乎哉。權也。者所以應

世之經如環。無端以應。無窮。是卽日用飲食之民質。而士君子不可瞬息離者。也。知權難。可與權尤難。權非膽不能持。非識不能用。

權生于膽。膽生于識。是故用權之道。練識爲先。夫有天下之大膽者。有天下之大識。而具天下之大識者。行天下之大權。其應天下

此注
未確

之事。可以成。則任不必成。則不任。可以必死。而必生于任。不必生。則不任。是其于世也。爲世應。而不以已。應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

者也。大嘗之而虛，應微嘗之而乾，應卒嘗之而安，應紛嘗之而定，應疑嘗之而明，應譎嘗之而正，應至于事之沓雜，計之幽隱，左右

嘗之而無所不應，非識能應此者乎？而練識有道矣。不博觀古今之書，則聰明不啟，不評騭賢聖之事，則聞見不真，不通達于是非。

數語宜
著眼但
少說人
情時勢
一層

虛靜二
字尤為
根本

得失之途則輕重不準不
虛則不愛不靜則不靈是
故可與權難余與錢爾先
氏同守饒昕夕相促握事
相容疑相剖也其神情議

得力處

論常于鈍利鋒錐四面臨
之。時。而。中。有。壁。立。萬。仞。疑
定。不。可。拔。之。標。私。嘗。遜。心
爾先英年識膽一至此殆
可與權與然又竊計之爾

先當從學問中來。不獨得天厚。一日出其經世環應。編以示余。噫嘻。爾先之彙。是編環以應世。則其明于經權之道。蓋超漢宋人萬萬矣。余願用其權于天下。而又公其書于天下。後世也。因付剞劂。氏而書以引其端。

溫陵友弟楊瞿崧頓首

拜撰



環應編引

古人之智如日。今人之智如月。

月必借日之輝。以為輝。今人必

借古人之智。以為智。記余為此

部時。即署多暇。每觀人奕其一

心手特敏。每下險子。傾其座人。然不數。數勝也。其一每潛心譜。勢揣正度。變常有成。畫對局之際。布置了然。余曰。子之譜。勢死局也。子恃此居勝者。何曰。古人

之成局。皆古人之靈變。為之也。吾心之靈變。有限。玩古人之成局。而靈變生焉。余乃悟經世之學。何以異此。安石創行新法。其病學有餘。而智不足。後世并其

語而抹掇之曰。經術所以經世
務。是強辯也。夫經術不經世務。
安用經術。而非術則亦不足
妙。員通之應而濟世務之窮矣。
混濛之氣日開。聖哲代出。豪雄

輩生。古今之奇變異遣與之突
兀相爭而應之者。裕如也。其靈
竅亦盡燦布於人間矣。士何幸
生。不借其天明以耀燭火
哉。暇日繙閱史籍錄古人所為

經世者八種一動一靜悉有奇
智名曰環應編梓之以行今天
下之窘人應者多矣外警內訌
兵衄財訕憂世者方思得沉雄
明決之才鎮定其危搖之局而
心計精悍者持籌以佐其後假
令古人在當代不知如何厝置
令今人欲追蹤古人將何從效
法也哉為之慨然廢書而嘆

錢繼登題

經世環應編目錄

第一卷

先幾

第二卷

應卒

第三卷

圖大

第四卷

心計



第五卷

決疑

第六卷

解紛

第七卷

用譎

第八卷

料事

目錄終

經世環應編第一卷

武水錢繼登爾先父輯

先幾類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伏如火未燄如鏃未發
迷者昧之智者見焉鉅之可以定傾緝亂微之
可以遠害全身幾何以見曰目明也慮深也目
明則覩之捷慮深則防之遠清明在躬志氣交
動其聖人乎為先幾第一

邠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濞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徵謀仁可以可以託孤廉可以寄誑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津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且已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也。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譎。日之役者。有執蹠瘡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僨者延之而上。公級而立。管子曰。言伐莒者子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容微知若
不意得於
執殺之人
人其可忍
哉

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哇而不唸所言者苦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苦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苦乎。臣故言之。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救邑寡君寢疾卜以龜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萇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色武萇弘先知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經世珠函卷一
第一卷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高識遠慮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

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大敗。縊於荒谷。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犇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是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是疾憤，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凌人，迺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脩，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驛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驛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賢人先知我謀也。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

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經世現原編 第一卷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遊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情故也。」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陳豨反，高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吊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

貫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張良素多病。從高帝入關。卽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

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節。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類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類讒乃不得行。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舂於市。

漢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志刻手以衝讎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讎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淮南王果謀反。

初夏侯勝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

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寔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
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封。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
就第。親屬皆得補吏。

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上，衆必害之。」霍氏乘

權日久，害之者多。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
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
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
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
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
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于上
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諸賓客

經世要略卷之九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千匹。後以爲郎。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明帝爲太子時。鄭興子衆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李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

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

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李文姬高識遠見全文字祀具此才智屈作女流異哉

中屠蟠生於漢末時遊士汝南范滂等非可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

經世珠函 卷一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山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于評論。獻帝卽位，拜王允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間論伐魏形勝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旣而諸葛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頃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

經世珠林卷一
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灰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

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吾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于蜀門矣引爲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孫權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亂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邵也有人倫識鑒操往問之邵鄙其爲人不荅操乃劫之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

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詣闕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旣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方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曹公有寵子，未知其孰立。一日遣五官將與臨菑侯各出鄴城一門，而密勅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不至門不得出，而還植用楊修計，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公喜以爲可立大事。特見寵異，幾爲太子矣。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吾上不能爲泰伯，下不能爲季子，何以拒大君之意？于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一日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以怒公公。果大怒，公令坐死。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奇，今私出

開吾司馬門。是使吾法不信于諸侯也。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少衰。植曰猶未也。恣情自污。飲酒不節。公征蜀。以植行征虜將軍事。呼有所戒。勅植醉不能受命。公悔而罷之。曰此兒果不足付大事。公薨。植深自損抑。守藩臣之禮。不猶忌之法。既峻迫制。從減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植豁如也。人莫悟其意。

羊祜寢疾。武帝欲使祜臥護諸將伐吳。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无可親之耶。皆如其言。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問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終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矣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荅曰與死人語何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山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辟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三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大

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

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婦阮氏跪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卒用其指得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

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子卒免于禍者。母之謀也。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于事機素暗。遣戕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于道上。聞信至。急取戕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戕。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戕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

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張季鷹辭齊王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我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見秋風

起因思吳中葦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人
皆謂爲見機

桓温豪爽有風骨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
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
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後温將伐蜀朝廷皆以蜀道險
遠温衆少深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
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
後專制朝廷耳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舊沈謨獨
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
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
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
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
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成公主拜駙馬都
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
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剗忍，非令終也。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永昌元年，舉兵反。

王猛寢疾，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後堅爲晉所敗，垂萇俱叛之。堅竟爲萇所弒，如猛言。

齊神武高歡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

清天下之志

初齊主以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虔固辭冊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三台已而皆如其言

初侯景常言于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及歡疾篤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常珍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珍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

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隋文帝

初帝克陳天下皆以爲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言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

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高孝基名構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

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豎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

江都遇害

李靖、李勣等擊突厥，大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魏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經世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間滋息自培。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覆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心。臣愚甚謂不可。徵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郊。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彥博又曰。不然。突厥餘魄。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

示之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選其首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太宗遂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竝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

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
高麗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
昌王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
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
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
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
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
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
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
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
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
方自咎耳

唐景雲三年中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
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張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
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
矣帝悟下制如說言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

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顏真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潛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

段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

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之，爲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先見。

唐憲宗數討叛有功，李德裕慮汰于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于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李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李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禪佐趙光鈺。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襟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運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

坐有也。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流涕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德宗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李吉甫對曰。昔韓臯畜財多。故劉闢因以搆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

陳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化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

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開遂喪清節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便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宜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

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殆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至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益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

綱目 卷一
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呂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弼字上前。

旣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英宗臥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

色顧韓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韓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出陛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荅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

太祖豈得有此等事

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于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何其辨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罪使其復有雙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富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

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固退歸私第，堅臥不起。

仁宗時，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司馬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實，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未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尚失

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餘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余衆尚多。

遠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

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不得陳于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未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呂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

李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李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旣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後果如其言。

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且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曰。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下。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

張詠守蜀。聞寇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生李略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

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

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乃驗其言。

熙寧間富弼一日有憂色。邵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李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張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初自真宗以前
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
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
他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
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李申公
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
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
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
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

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

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

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

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

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

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

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

樞密四人皆罷王醜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醜

善。出城見之。駿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駿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于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四境之

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

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忝爲僕射師長百寮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鬱悒也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直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而效忠此中人以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

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上曰。在位不能悉心補職。斥去。卽汎瀾涕泣。若水曰。昌言寔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問於李沆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未以爲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潛嘆。

曰。李公有先知之明。

范鎮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諾而不進。上屢趣之。終不進。命執政詰之。公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富鄭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震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

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荆公已寵勸帝用兵威四夷，故知老成之慮遠也。

富鄭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

呂誨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候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慊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未見不

善之迹似傷于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朝夕所與
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
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
聲追班乃趨而出溫公退自經筵縉紳間寢有傳其
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
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
可及而公終緣茲事出知鄧州溫公退居洛陽每論
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心誠
服之。

程顥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
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臯相持彼屢
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
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
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
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
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跡而止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于羅織矣。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范純仁爲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

范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

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
儉約爲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
史多承望上人風旨獨龐公天下御史耳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
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
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愨太子茂昭
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
得立然纔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
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
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瓘言

元世祖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廉希憲曰
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

廉希憲病久不愈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
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
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
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
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

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

初劉誠意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謁賈鎡，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冕，見其膽不足而去。又謁方國珎，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謁我。太祖入其境，便傾心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辨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日即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巳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

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
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
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
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
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第一卷終

